

第八届

常州市戏剧文学奖获奖作品集

刘兴尧 主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第八届

常州市戏剧文学奖获奖作品集

刘兴尧 主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八届常州市戏剧文学奖获奖作品集 / 刘兴尧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305-14601-5

I. ①第… II. ①刘… III. ①戏剧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戏剧小品—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029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第八届常州市戏剧文学奖获奖作品集

主 编 刘兴尧

责任编辑 王其平 编辑热线 025-83596923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6 字数 262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4601-5

定 价 40.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主 任:陈建共

副主任:谢春林

委 员:唐海燕 刘兴尧

主 编:刘兴尧

编 辑:张 军 言禹墨 丁 杰

目 录

大 戏 类

一等奖(空缺)

荣誉奖

话剧《秋之白华》 言禹墨(3)

戏曲《桃源问津》 丁 杰(42)

二等奖

歌舞剧《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兴尧(72)

锡剧《飞红》 丁 杰(92)

三等奖

独幕剧《黄丝带》 余朝洁(118)

大型历史剧《苏轼与王弗》 蒋凤姣(143)

魔幻儿童剧《寻找桃花源》 张延旻 张蓉蓉(174)

小 戏 类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

小品《错位》 叶林生(197)

独幕剧《雪花飘飘》 陈东平(203)

系列短篇评话《常州好人故事》 言禹墨(211)

微电影《一路向东》 刘兴尧(242)

大

戏

类

秋之白华

言禹墨

剧情梗概

上世纪 20 年代，萧山女生杨之华因为丈夫意志消沉，只身来到上海，追随老师瞿秋白干革命。她目睹了瞿秋白在推翻陈独秀右倾主义中的果敢豪迈，有意托付终生。无奈杨之华是有夫之妇，瞿秋白也走不出亡妻之痛，两人只能黯然分别。在张太雷的鼓励下，瞿秋白最终踏出了追求杨之华的脚步。

瞿秋白来到萧山，找杨之华的丈夫沈剑龙商谈。沈剑龙讲述了自己消沉的原因，对瞿秋白大有知遇之感，出人意料地把杨之华让给了瞿秋白。

广州起义失败，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受到各方面的指责，而他最为信奉的共产国际却要他做出一个最痛苦的抉择。瞿秋白从内心里开始垮掉，而杨之华对此毫不知情。

七年过去，瞿秋白从最高领导人到被剥夺一切职务，经历了许多变化。在去瑞金苏区的前夜，杨之华因为不能随瞿秋白一起走，跟他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瞿秋白用亲手刻的印章“秋之白华”安慰了杨之华，跟她依依惜别。

苏区沦陷，瞿秋白被捕，昔日的学生宋希濂想方设法要保住瞿秋白的命，但瞿秋白去意已决，最终英勇就义，向远方的杨之华作出了告别。

解放后，杨之华从监狱里找到宋希濂，力求给世人还原一个真实的瞿秋白，但在知道真相后却做出了一个意外的举动……

人物表

瞿秋白——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高领导人，与张太雷、恽代英并称“常州三杰”。

杨之华——瞿秋白第二任妻子，中共党内妇女活动家。

宋希濂——瞿秋白学生，原中共党员，后为国民党师长，看押瞿秋白。

沈剑龙——杨之华前夫，原中共党员，后退党。

张太雷——瞿秋白常州同乡，从小的伙伴，共青团创始人之一，广州起义领导人。

李竹声——留苏派，参与了党内打压瞿秋白的行动。

其 他——王妈，吴妈。

序 幕

时 间：1967 年

地 点：长汀

[监狱大院，隐隐回荡着“文革”时期的歌曲，墙上有“接受改造是唯一出路”等标语。灯亮，照出一个白发老妇和男性囚犯。]

杨之华 我真的不想看见你，看见你我就要做恶梦。

宋希濂 我有罪，我有罪。

杨之华 你也知道自己有罪？哼！我问你，你既然消灭了他的肉体，为什么还要糟蹋他的名声？

宋希濂 这从何说起啊？

杨之华 有人来查我，说他是叛徒，在狱中写了悔过书。人是死在你手上的，你最清楚，你凭什么这么说？

宋希濂 希濂虽然是战犯，但也是个有良心的人啊！

杨之华 （冷静下来）秋白究竟写了什么？

宋希濂 写了一份交代材料，句句都是赞扬我党在苏区的成就的，让我交给国民党了。还有一份，我没交。（左右张望一下，从囚服内夹层掏出一本黑皮本子）这份东西我一直藏着，就是红卫兵来了我也没交代，就等着亲手交到瞿夫人您的手上。

杨之华 （急忙接过本子）对，对，这就是他最后一次带走的。（翻开本子）

是他！是他！这是他的字，这是他留给我的！

[旁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必说？

[切光

第一场

时 间：1925 年

地 点：上海

[沙沙的雨声中，一个容貌清秀的女学生，一手撑伞，一手提着一个饭篮，款款而行。突然一个男子闪出来，身上的西装已被淋得湿透。

杨之华 你，你怎么来了？

沈剑龙 (掏出一片枫叶)老家的枫叶红了，我带给你看看。

杨之华 你来就为这个？

沈剑龙 先吃饭，走，老正兴，位子订好了。

杨之华 不用了，晚上我有事。

沈剑龙 我大老远过来找你，什么事这么重要，非去不可？

杨之华 很重要，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

沈剑龙 这种事要你们女人掺和什么，革命是男人的事情。

杨之华 男人要是什么都做，为什么还要女人生孩子？

沈剑龙 两回事。

杨之华 麻烦你让一让，我要迟到了。

沈剑龙 我是你丈夫，你伞都不肯给我撑一下吗？

杨之华 你夜不归宿、花天酒地的时候，想到你是我丈夫了吗？

沈剑龙 你整天都在忙，我总得找点事情消磨时间吧。

杨之华 那你继续去消磨时间吧。

沈剑龙 你想来上海读书就读书，想革命就革命，钱是沈家出的，孩子是沈家带的，还要我怎么样？

杨之华 我要的是你沈家的钱和地位吗，我嫁你是为了这个吗？什么叫我想革命，当初是因为什么我们走到一起，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

沈剑龙 (摇头苦笑)革命,呵,革命只是年轻人的一剂春药,那股劲过了就没什么了。连阿爸都退出了,我还呆里面干嘛。你现在正当新鲜,等你玩够了,就跟我回萧山去。

杨之华 回不去了,我们已经像油和水,溶不到一起。

沈剑龙 你手里拿的什么?(抢过之华手里的饭篮,揭开盖子)这就是你说的最重要的事,这么一大锅鸡汤,熬了很久吧。

杨之华 (夺回饭篮)你别多想,我们去瞿先生家开会,瞿先生病了,我给他带点饭菜。

沈剑龙 瞿先生?就是瞿秋白吧,共产党内的大才子。好嘛,共产党共产共妻,共到我头上了。

杨之华 (气极,把雨伞扔到剑龙怀里)你走!

[沈剑龙高举雨伞,转身就走,顺手扔掉手中的枫叶,枫叶孤零零地随风而去。杨之华脸上淌着泪水,在雨中一步步前行。

[雨停了,透出些微阳光,照亮一所公寓,杨之华掏出钥匙,走了进去。屋内,一个青年男子,一袭白衣,面庞清秀,架一副金丝眼镜,正在写字台前奋笔疾书。

杨之华 先生,您不是病了么,怎么还在工作?

[瞿秋白一惊,随手把在写的东西塞进抽屉。

瞿秋白 呵呵,在床上睡得厌烦了,也要起来坐坐。(看到之华淋湿的样子)呀,外面下雨了么?(脱下身上的大衣)来,把这个换上。

杨之华 我没事。先生,您饿了吧,我去把菜热热。

瞿秋白 一直麻烦你,怎么好意思。

杨之华 应该的,先生在干革命,我照顾好先生,也是在为革命出力。

瞿秋白 那算我欠你的,下次我请你喝咖啡。

[杨之华到炉子上热菜,瞿秋白从抽屉里掏出刚才写的东西继续工作。

杨之华 先生,您在写什么?

瞿秋白 翻译一点东西,普希金的诗。

杨之华 您一个月不来了,没有您的俄国文学课,同学们都不想上学了。

瞿秋白 学校里的好老师还是很多的嘛。

杨之华 但没有一个读普希金的诗能像您读得那么好听。

瞿秋白 那我现在就读给你听。

[瞿秋白用俄文吟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杨之华 多美妙的音节,就像一首歌曲,可惜意思我还是不大懂。

瞿秋白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杨之华 (喃喃自语)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欺骗了你,又怎能不悲伤……

瞿秋白 什么?

杨之华 哦,我是说,饭好了。先生,吃饭吧。

瞿秋白 我刚刚闻着这香味,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杨之华 让先生见笑了。

[瞿秋白坐到饭桌旁,杨之华在炉子边坐下。

瞿秋白 你也一起呀。

杨之华 您先吃,(抓过一个鸡毛掸子)我帮您打扫一下。

瞿秋白 不用,不用,我自己会弄。

杨之华 您这里看上去至少有一年多没收拾了。

瞿秋白 一个人懒得弄。

杨之华 先生一直是一个人这么过的吗?

瞿秋白 这屋子里曾经还有一个人。

杨之华 是您夫人吗,她是做什么的,一定是位非凡的女性。

瞿秋白 她也是我的学生,后来成了我的助手。

杨之华 一起工作,一起革命,多好啊,她跟着您一定很幸福。

瞿秋白 (凄凉地)她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把病传染给了她,却没能在家照顾她一天,是我害了他。

杨之华 对不起,惹您伤感了。

瞿秋白 她才 21 岁,生命怎么可以这么短暂。

杨之华 短暂的幸福也是幸福。

[冷场,只有鸡毛掸子沙沙的声音。

瞿秋白 说说你吧,你的入党申请我看了,你是玄庐公的儿媳?

杨之华 是的。

瞿秋白 玄庐公可是参与我党创建的元老啊,只是好长时间不来了。

杨之华 他参加了西山会议,现在负责国民党在浙江的党务。

瞿秋白 (有点激动地)又是这样,国共合作,共产党都去入了国民党的

党，做了国民党的官，还革谁的命？趁早解散算了！（瞥见之华，自觉失态）对不起……

杨之华 没事。先生，党是不会解散的，你看我怎样，我是真心实意要入党。

瞿秋白 你就不怕你阿公责怪？

杨之华 我是我，他是他。

瞿秋白 你很有勇气，我愿意做你的介绍人。

杨之华 真的？（蹦到饭桌前）这是我今天，不，这是我这几年来最高兴的事！

瞿秋白 欢迎你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应该喝杯酒庆祝一下。

杨之华 您身体不好，就不要喝了，以茶代酒吧。

[杨之华端起茶杯，和瞿秋白轻轻一碰。两人甫一对视，一下子竟不知说什么好，各自闷着头喝茶。

[一阵敲门声打破了沉寂的气氛，瞿秋白赶紧蹿到写字台前，把文稿塞进抽屉，接着跳到床上，把被子蒙上。杨之华打开门，还没见人，一个大嗓门先飘了进来。

张太雷 秋白，还躺在床上啊！

[张太雷和宋希濂走了进来，宋希濂看到饭桌上的鸡汤，顺势坐下。

宋希濂 哦哟，鸡汤好香，是师姐做的吧。

[宋希濂伸手要吃，被杨之华推走。

瞿秋白 太雷啊，我这病看来一时还好了。

张太雷 这可怎么办，五大就要召开了，这次会议可事关生死啊。你是最懂理论的，偏偏就是你出事故了。

瞿秋白 中央有那么多同志，不缺我一个人。

张太雷 七嘴八舌，没一个能定主意的。

瞿秋白 老头子什么想法？

张太雷 还是那一套。

瞿秋白 二次革命论？

宋希濂 是啊，总书记说，中国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等将来再实现无产阶级的第二次革命。

瞿秋白 呵，你帮别人盖好房子，请别人住进去，过几年再想赶他出去，可能吗？

张太雷 老头子认为目前我党力量还不够，只能依靠国民党，为了大局，我们得退让一点。

瞿秋白 我们是退让了，别人领情了吗？小宋，最近学校情况怎样？

宋希濂 凡是党员身份的同学都被叫去问话，要么退学，要么退党。

瞿秋白 有没有找到你？

宋希濂 我入党的事还没人知道。

瞿秋白 （点头）嗯。（对太雷）你看，国民党就差拿枪指着我们了，我们还要帮他革命？你去找老头子说说。

张太雷 他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去反对他，老虎嘴上拔胡须嘛。

瞿秋白 我们党都要完了，还没人肯说一句话吗！

张太雷 那又能怎么办，老头子下笔千言，雄辩滔滔，谁说得过他？

〔瞿秋白掀开被子，一跃而起，走到写字台前拿出文稿。

瞿秋白 你看看这个。

张太雷 （大惊）你……你没病啊？

瞿秋白 我哪会有病，是我们党有病。

张太雷 原来你一个月称病不出，就是在写这篇文章。

瞿秋白 写得如何？

张太雷 我看得冷汗都冒出来了。

瞿秋白 要治病就得下猛药。

张太雷 对，药不能停。小宋，刚刚我们路过的那家药店，你再去给先生配几盒药来。

宋希濂 先生不是好好的吗？

张太雷 谁说的，先生病得很厉害，叫你去你就去。

瞿秋白 去吧。

〔宋希濂被打发走，张太雷又朝杨之华望去。

瞿秋白 让她留在这里好了。

张太雷 有些话只能我们两个人说。

瞿秋白 没事，你尽可以信任她。

张太雷 （抖着手里的文稿）你这算哪一出，司马懿诈病赚曹爽？

瞿秋白 我不是司马懿，我也没要算计谁。

张太雷 你是没指名道姓，但瞎子都看得出是冲着老头子来的。看看这题目，《二次革命就是出卖革命》，一句话就把他整个给否了，还给他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并不反对你的观点，但你能不能别这么直接？

瞿秋白 在大是大非面前，容不得半点含糊。

张太雷 老头子不会让你这篇东西发表的。

瞿秋白 我没打算给他看，我要带到五大会场，发到每个会议代表的手里。

张太雷 你这是公开作对，你想过后果吗？

瞿秋白 有理说理，我没什么可顾虑的。

张太雷 就算你是多么有名的大才子、理论家，你在党内终究不过是一个俄文翻译，而你要挑战的是一个政党的创始人，是五四运动的领袖，是所有党员精神上的父亲，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名字——陈独秀！

瞿秋白 他确实很伟大，我也一直把他当做父亲，我不想挑战他，但是没有办法。（走到墙边，打开窗子）太雷，你来，你听到了什么？

[张太雷望着窗外，一脸茫然。]

瞿秋白 呼声，时代的呼声！工人被肩上的货物压出沉重的喘息，小贩沿街叫卖生活的艰辛，车夫不知疲倦地踏出催促的脚步，他们都在表达一个声音——我们要当家作主！而老头子还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帮没有大脑的动物，需要像他这样的精英来引领。他的思想还停留在五四，他没去过苏俄，也不了解十月革命。一个新的阶级已经崛起，并且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是现成的榜样，就在我们身边，为什么还舍近求远？他过时了，时代呼唤新的英雄，太雷，你愿意一起站出来吗？

张太雷 秋白，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自然是站在你这边的，可就凭我们两个，能把老头子拉下马吗？他名满天下，门生遍地，党内第一代元老都是他的跟随者，第二代这些少壮派，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更是喝着他的奶水长大的。就算你取代了他，你有什么根基，能在党内站得住脚吗？

瞿秋白 我没想过要取代他，一丝丝一点点都没有！你以为我是在搞宫廷政变吗，我是为了当封建社会里的皇帝？难道你还不了解

我吗？——

张太雷 我知道，你是最不愿意跟人争的。

瞿秋白 真理摆在眼前，谁不争，谁就是历史的罪人。我只为真理，我不想抢什么，我也不怕失去什么。

张太雷 真理是在你这边，可还是要实力的呀，谁来支持我们？

杨之华 先生，我支持您。

瞿秋白 谢谢！（对张太雷）你看，我们又多了一个人。

张太雷 （苦笑）呵呵。

瞿秋白 放心吧，我们党不是老头子一个人的，我们还有共产国际。

张太雷 他们毕竟是外国人。

瞿秋白 共产国际，就是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把大家联结在一起的，只有真理。（动情地）在那赤色新国的都城，远射万丈光焰，遥传千年沉响，所有见证过这幕史诗的人，都会烙下心弦上的乐谱，从此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你有没有面对面跟列宁同志交谈过，他说话是那么有魔力，态度是那么诚恳。还有他的战友托洛茨基同志，思维开阔，性情爽朗，见到他，总是感觉自己什么苦闷都能迎刃而解。你会只觉得他们是最亲切的同志，哪有什么中国人外国人之分。

张太雷 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平时三拳头敲不出个闷屁，一旦出手，就是个大炮仗。（举起手里的文稿）这个事交给我吧，我保证五大的代表人手一份。

瞿秋白 从小都是我背地出主意，你出面干坏事，这次又要让你冲在前面了。

张太雷 我只是打个头阵，后面的好戏还得看你的。

瞿秋白 拜托了。

[瞿秋白目送张太雷远去后，在门槛上坐了下来，掏出一支烟点上，陷入沉思。杨之华也悄悄地坐在了他身边。]

瞿秋白 我有点怕。

杨之华 先生也会害怕吗？

瞿秋白 我怕失去。我失去了父母，失去了爱人，我怕以后还要失去兄弟，失去导师。

杨之华 那您为什么还这么做呢？

瞿秋白 (想了一下)为了给自己一个在这空虚的世界里活下去的理由,让短暂的一生有些意义,让那些活不下去的人不再失去。

杨之华 我也是,我们不是为了赶时髦来革命的,而是为了寻找活着的理由,寻找……信仰。

瞿秋白 你要找的信仰,是什么样子的呢?

杨之华 我不大懂得抽象的道理,我只知道寻找真正有信仰的人,让他带给我信仰。

[杨之华说完直视瞿秋白,目光不再躲闪。

瞿秋白 (把脸扭向一旁)他没你想的那么好,你不该冒这个险。

杨之华 我不怕,革命会让人失去,但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这不是您课上经常说的吗?

瞿秋白 哈哈。

杨之华 我将亲眼见证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时刻,不是谁都有这种幸运的,请您给我这个机会吧。

[瞿秋白点点头,和杨之华坐在一起共同等待。舞台上时光流转,放出五大会议上代表们拿着瞿秋白的文章热烈讨论的影像。

[张太雷上。

张太雷 秋白,你这一招出其不意,老头子都懵了,在会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瞿秋白 他心里肯定不痛快。

张太雷 老头子似乎很淡然,他说,联合国民党,完全是奉共产国际的旨意行事,现在全怪在他头上,他无话可说。

瞿秋白 他有没有提到我?

张太雷 有,他说他和你都是为了革命的目的,只是选择的路径不同。

瞿秋白 老先生毕竟是一代豪杰!

张太雷 他还有句话带给你。

瞿秋白 请说。

张太雷 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别让人以为我们是个拿了卢布替人办事的党。

瞿秋白 他还是有意见,早晚要找我算账。

张太雷 算不着了,他回乡下读书去了。

瞿秋白 什么?